



蓼蓝在梁平地位非凡，“一挑土靛八石谷”的俗语，道尽蓼蓝转化为土靛的珍贵——

# 梁平靛蓝：《诗经》里走出的千年蓝韵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玮

近日，重庆市梁平区文旅委公布第十批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95后谢朝露成为梁平蓝印花布唯一的女性传承者。

巴渝大地古老富饶，蓼蓝故事绵延百代、历久弥新。作为最早被驯化的染色作物之一，其种植、提炼、加工与应用技艺精湛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芣》中“终朝采芣，不盈一筐，五日为期，六日不詹”，既勾勒出采蓝的辛劳，也映射出古人对蓼蓝的依赖。这种蓝色植物早在先秦便成为了染色刚需，深深融入古人生活。

在梁平，蓼蓝地位非凡，“一挑土靛八石谷”的俗语，道尽蓼蓝转化为土靛的珍贵。梁平礼让镇蓝氏三代的故事尤为动人。昔日他们以蓝靛为墨、以布为纸，在染坊中绘制蓝白画卷。如今仍坚守蓝印花布技艺传承之路，执着于对“蓝”文化的守护，成为蓝与土交响的忠实守护者。

## 1 一挑土靛八石谷

“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”源自《荀子·劝学》，道出靛青从蓝草中提取却色深于蓝的特性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将蓝草分为蓼、松、马、吴、木五种，《劝学》所指“蓝”即蓼蓝。清嘉庆《梁山县志》亦载：“蓝有三种，皆可作靛。靛水治噎膈”。

梁平东部蟠龙山的田野间，蓼蓝悄然生长，被当地人称为“蓝叶子”“蓝芷”“蓝子”。收获时节，村民将其叶茎铺展于露天土池，撒生石灰粉后注入清水淹没。经数日浸泡、多次翻搅发酵，最终凝结成蓝色液稠沉淀物——蓝靛，亦称土靛。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蓼蓝种植与打靛是蟠龙农业的主要副业，“一挑土靛八石谷”的说法，印证其极高经济价值。

《梁平县志》(1995年版)记载：民国时期，蟠龙、城南、铁门及西山百里槽等槽谷地区广种蓝靛。后因国外化工染料普及，蓝靛产业渐衰。

蟠龙、城南、铁门地处蟠龙槽，蓼蓝为本土植物，自古便是优质蓝色染料。其浸染的丝织品色泽沉稳、不易褪色，兼具高贵与谦和之美，广受青睐。且叶绿花红相映，亦可作为观赏植物。

## 2 家家种蓝叶 户户挖靛塘

梁平是巴渝最早农耕区之一，地处交通要道的蟠龙，水肥土沃，蓼蓝这种本土野生植物被先民发掘利用，既为生活添彩，更满足审美追求，成为珍贵资源。

蟠龙老人依稀记得，20世纪40年代，当地蓝靛产业红火，不仅满足本地印染需求，更依托万梁古道远销外省。蓝靛走俏时，山区村村种蓼蓝，不少大户靠经营蓝靛，开设染房发家。

年过八旬的蟠龙镇老林村杨世芳老人回忆，20世纪50年代，当地既种棉花又种蓼蓝，家家有纺车，村村有染房。赶场日前往同心场售卖蓝靛的农民络绎不绝，场面热闹。如今，蟠龙仍有染坊、蓝田、料塘子、染房院子等地名，“青”“蓝”二字常入人名，彰显对靛青与蓝草的深厚情感。

82岁的原蟠龙镇完全小学退休教

师唐登轩介绍，蟠龙凉天铺曾是全县蓝靛与蓝布印染基地，古道旁至今留存硕大的石染缸。他回忆，儿时的唐家道湾“家家种蓝叶，户户挖靛塘”，他家为大户，每年农历九月底开始采摘蓼蓝叶。叶与嫩茎倒入靛池浸泡，待腐烂出深蓝色汁液，打捞叶渣，加入石灰搅混。两小时后蓝叶沉底，放掉上层水，将大池液体导入小池，蓼蓝沉底后再排水，剩余便是纯正蓝靛液，将其滤水风干后倒入小土池存放。蓝靛形如淤泥、色泽深邃，故称“土靛”。

唐登轩说，蓝靛制作工艺的精髓在于石灰比例的精准把控，需用当年新烧石灰，尤以蟠龙凉天铺所产为佳。优质蓝靛深色带紫红，染布黑里透红，售价更高。

## 3 梁平花布四川“出圈”

梁平孕育的蓝印花布，源自蟠龙土靛，是著名民间工艺品，声名远播。

《梁平县志》(1995年)载：县内盛产蓝靛，民间印染也随之兴起。至20世纪60年代，人们的衣着、被盖、帐帘、围腰等仍多印蓝花图案，如喜鹊闹梅、丹凤朝阳、富贵牡丹等，形成独特的梁平蓝印风格。

梁平蓝印花布的兴盛，得益于多重优势：物产丰饶，“稻田蕃庶、生植殷阜”，为染料与织物提供充足原料；人文厚重，“士笃儒风、民力于农”且崇文游艺，孕育深厚审美与工艺追求；地理独特，“地处高台、六水纵横”且扼守夔子咽喉，既利于工艺传承，又便于流通传播。多要素共推其蓬勃发展。

梁平蓝印花布图案吸收民间剪纸构图，借鉴本地刺绣题材，淳朴自然，色泽鲜艳耐褪。花版为手描刀刻纯手工

制作，花样独特。其图案还被国家级非遗项目梁山灯戏用作演出背景装饰，体现了与民间艺术的交融。

蓝印花布是匠心工艺品，更是文化符号，成为巴蜀名产。民国时染房遍及梁平城乡，城西李家染坊最盛。今梁山街道安宁街的杨家染坊合并为北门龚家院子洗染合作社，规模亦大，工序齐全。

蓝印花布分蓝底白花与白底蓝花，靛蓝纯净，蓝白分明，经久耐用。图案多为飞禽走兽、虫草蔬果、亭台楼阁，多用于制作被套、床单等生活用品，因美观实用深受喜爱。

20世纪60年代前，梁平乡村人家随处可见蓝印花制品，如蚊帐、被套、床单、衣裤、帕子、围腰、背带等，富裕人家还挂蓝印花门帘。

《万县地区文化艺术志》(1996年版)记载，1990年6月，蓝印花布因图案丰富、工序多样、民俗运用广泛及在民间艺术中的重要地位，与梁山灯戏、梁平年画、梁平竹帘共同进入了《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》。

## 4 蓝与土的交响曲

梁平礼让镇的一处老巷中，蓝振学躬身木架前，刻刀在桐油纸版上游走，蜡屑飘落间，“鲤鱼跃龙门”纹样渐显。作为梁平蓝印花布唯一的市级传承人，他十岁随父学艺，五十余载不辍，每一刀都承载着对传统的敬畏。

蓝振学出身印染世家，1945年祖父蓝茂荣创立蓝家染坊，家族世代传承发展蓝印花布。父亲蓝定志20世纪60年代在礼让镇综合社染坊工作。蓝振学承继父业，2017年获市级传承人称号。

他介绍，蓝印花布工艺含描版、刻板、上桐油、制蜡膏浆、刮版、晒白坯、染色、晾晒、揉捶去籽漂洗等步骤。刻板需用刻刀在桐油纸版上雕刻，完工后以桐油加固晾干；制浆将豆腐与石灰粉按比例调成防染浆；刮浆后阴干1~3天；染色为关键，依色深调整浸染次数——孔雀蓝十七八次、深蓝十一二次、浅蓝七八次、毛蓝三四次，每次浸染10~20分钟，捞出绞干抚平待再次浸染；染后还需漂洗、晾干、碾压，最终色泽鲜亮。

蓝印花布染法有三种，蜡染最著名，始于秦汉，以镂空花版与特制蜡胶防染。蜡染时以蜡刀蘸蜡膏刮于白布上，浸入染缸染色，再入蓝靛缸多次浸染，晾晒后捶打揉搓去籽，白花便显现。染料制作与保存亦很关键。蓝振

学父亲传授的经验是：吹染料若出现菊花形，揭膜见下层染水呈黄色为正常。形异或呈乌黑色则异常。还可通过嗅觉、口感判断，涩或麻即腐败，染浆需加蓝草与桐壳碱。若染料将要变质，需上山采滑根皮、羊蹄根、酸甜秆等补救。

2009年，梁平蓝印花布技艺被认定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蓝振学深知传统技艺需贴合现代生活，故在传承中创新，将蓝印花布融入当下。他不仅在家传艺，还任梁平区双桂初级中学非遗指导老师，自2015年起授课培训，既培育新人，又提升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。他坚信，坚守传承与创新，蓝印花布定能延续生机。

梁平双桂湖畔，95后谢朝露与蓝印花布的缘分始于少女心事。十七八岁时为给心仪男孩缝衬垫寻布料，虽未选蓝印花布，却被那抹靛蓝吸引。此后，她从学徒成长为区级传承人，开发50余款文创产品，千余件制品通过“青箬小壶”线下店与线上接单走向市场，让千年工艺在现代生活绽放光彩。

## 5 蓝白记忆的重生

蓝印花布以质朴图案与纯粹蓝白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那泾渭分明的配色与巧夺天工的纹样，恰似民间艺术最本真的底色，纯粹而动人。

明清之际，蓝印花布已深深嵌入生活肌理，其色彩深浅暗合社会肌理：孔雀蓝的华贵映照着实人家的体面，毛蓝布的素净则裹着寻常百姓的日子，一块布便是一部微缩的人间世。

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化工染料的洪流渐次淹没土靛的色泽。机器印染一次成形的便捷，棉布统购统销的约束，让需反复浸染的传统工艺渐失阵地。但深埋于民间的手艺火种未熄，随着非遗保护意识的觉醒，这抹蓝终在新时代重焕光彩。

蓼蓝从来不只是染色原料。其根部有清热解毒的药性，成为护佑民生的力量，让这份蓝与土地、与生命的联结更显深厚。如今，梁平的田野里，蓼蓝依然生长，或入药济民，或作景观，从未远离生活。

蓝色早已是梁平儿女的文化胎记，与蓝印花布、蓝靛共同熔铸成这片土地的精神符号。“这门手艺，就像这靛浆，要常搅才活泛。”蓝振学对徒弟谢朝露的叮嘱，道破了传承的真谛。从《诗经》里弯腰采蓝的身影，到直播间里展示蓝印的年轻面庞，梁平的靛蓝故事始终在续写。这穿越千年的蓝，是蟠龙山的晨露浸润过的生机，是直播间点赞里涌动的活力，更是刻在巴渝儿女血脉里的文化基因——有些色彩，注定永不褪色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蓝振学(左)向记者展示80多年前他家染制的蓝印花布



谢朝露在设计蓝印花布产品



蓝振学(左三)在校园教学蓝印花布技艺